

# 一丈青

水滸一百單八將，「一丈青」屬三娘是最具風采的女性之一，用現在的話說是「姐姐又A又瀟」。京劇、崑曲、秦腔都有三打祝家莊的戲，越發令「一丈青」光華四射。

在古典小說裏，很少有像「一丈青」這樣，在多部書裏出現的綽號，更詭異的是，涵意反差極大。《水滸傳》早期故事藍本《大宋宣和遺事》，即出現了「一丈青張橫」，《水滸傳》將其綽號改為「船火兒」，「一丈青」則轉給三娘。從《水滸傳》生發出來的《金瓶梅》，也有位「一丈青」，是西門慶家奴來昭的媳婦。站在《金瓶梅》肩膀上的《紅樓夢》，繼續出現這個名詞，「晴雯惱恨墜兒，從枕邊取了一丈青，向墜兒手上亂戳」。這是一種細長髮簪，一端尖利，另一端通常是挖耳勺。

而張橫、三娘、來昭媳婦，一水匪，一女將，一僕婦，身份截然不同，卻共享同一綽號，令諸多學者好奇探究「一丈青」來由，但無定論。從字面看，「一丈青」首先有修長之意。「脂批」《紅樓夢》還曾出現「一丈紅」，指的是蜀葵。至於「青」，視乎不同對象，可能指身上的刺青花繡，也可能指青絲秀髮。

兩位女「一丈青」，頗耐人尋味。《水滸傳》中，三娘與潘金蓮堪稱知名度最高的兩位女性，一為正面「天花板」，一為反面爛泥底。而且，施耐庵為她們安排了相似的婚姻，「王矮虎」王英與「三寸丁」武大郎就身材來說半斤八兩。兩相對比，更凸顯三娘的偉大。

《金瓶梅》裏的來昭媳婦，與西門慶沒有瓜葛，並無恃寵資本，卻敢於出頭。因潘金蓮搬弄是非，來昭兒子被西門慶打得半死，來昭媳婦便在廚房裏足足罵了「淫婦」兩三天。三娘雙刀鋒利，來昭媳婦嘴巴鋒利，晴雯簪子鋒利，這倒是「一丈青」的共同點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 鍋巴士豆

如果說成都的夜市，是這座城裏最有人情味的煙火，那夜市裏的鍋巴士豆，就堪稱這舞台上最具號召力的一位「角兒」。

置身夜市中，三分逛七分吃，一簇簇的招呼聲、鍋鏟碰撞聲，和各種食材香氣嚴絲合縫交疊在一起，縱橫捭闔。再克制矜持的人，也會不知不覺放大了腹胃容量。只是攤位林立，光說鍋巴士豆就眼花繚亂，想選出最出挑的那個，確實需要一些眼光和敏銳度。

這道小吃向來「能打」，因為不是葷菜，卻出落得一副比葷菜還油潤的好身姿，濃郁誘人，哪怕只有一口機會，一份鍋巴士豆都能讓你同時擁有菜的快樂和肉的飽足，形神兼具。一塊塊土豆或放在鐵板上煎，或直接滾到熱油裏炸，總之不用什麼方法，「鍋巴」是王道，也是必須要保留的精華。好的食材外酥裏糯，能做出厚實酥脆的外殼，還不影響內裏的綿密。等土豆準備就位，店家會專門拿出一個大盆，放入鹽、糖、醋、花椒粉、孜然粉、辣椒、香菜和蔥花，如果想加料，折耳根是必不可少，最後把土豆倒進去，以「絕世武功」之姿瘋狂攪拌。如果是東北來客，會覺得這一幕有些眼熟，跟撫順名菜麻辣拌異曲同工。眼看着所有調料都融為一體，個個土豆也活靈活現，泛着辣油的紅光，相當搶眼。

鍋巴士豆的神奇之處，在於能把吃的人統統變成「洋芋腦袋」，特別是對甜辣味道情有獨鍾的，絕對一拍即合。獨有的滋味如夢似幻，明明軟糯糯，但卻能吸溜出一股提神清腦之氣，明明是重度碳水，卻吃得心曠神怡、身輕如燕。

當年大家愛土豆，是因為它好種植、易收穫，哪怕日子不好過，也養活了一代人。盛世之下人們對它依舊鍾情，大概那一視同仁的風骨、樸素明媚，吃到的、都有安慰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# 藏在建築裏的記憶

十月歐洲之行，在柏林停留了三天，如果要用一個詞概括印象，我選「記憶」。柏林發生過許多載入世界歷史的大事，而這座城市以建築的方式把它們記錄下來，有質感地傳遞給來到這裏的人。

國會大廈猶如這本城市記憶手冊的目錄。走進它的玻璃穹頂，一邊沿着步道盤旋而上，一邊環顧窗外，只見屋頂連綿如波瀾湧動的海面，各式教堂的圓頂或尖頂如島嶼錯落其間，學生兄弟般比肩而立的德意志大教堂和法蘭西大教堂，近代興建的柏林火車總站、細長的柏林電視塔、東德時期方方正正的大樓……各式建築齊集眼底，歷史截面並呈眼前，記憶之門恍若洞開，召喚來者一探究竟。

行走柏林，太多的建築史跡給人感觸。被二戰炮火轟炸後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，以廢墟獨有的倔強矗立在繁華的庫達姆商圈。從制定臭名昭著的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」的萬湖會議別墅舊址到柏林市區內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，講述了一段永遠值得警醒的歷史，提醒世人不忘戰爭之傷、珍視和平之貴、永葆內心之善。

漫步在東邊畫廊，尋找著名畫作《兄弟之吻》，感受當代藝術的文化批判與思想表達；佇立於「恐怖地形圖」，觸摸柏林牆的斷壁殘垣，徘徊在廢棄的查理檢查站，與各國遊客一起排隊拍照打卡，挑選一塊街邊小店出售的柏林牆碎片，東西柏林從分治到統一的如煙往事浮現眼前。而這一切，在DDR博物館得到了具體而細緻的呈現。這個博物館位於施普雷河畔，與柏林大教堂隔河對望。館舍面積不大，以互動方式陳列著東德居民的起居室、日用品、舊照片、老物件

片真乾淨」。公園管理者有自己的擔心，卻可以加強管理來防範，一些城市開始探索落葉緩掃的政策，不是不掃，也不是全掃，而是根據天氣變化及時調整對落葉景觀的保潔方式，這就要求更細緻用心，實現市政管理與城市景觀的契合。

杜甫《登高》寫「無邊落木蕭蕭下」，蘇軾《後赤壁賦》寫「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」，柳永《八聲甘州》寫「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」，南朝范雲《別詩·其二》寫「草低金城霧，木下玉門風」，都形象地描繪了秋風中落葉紛飛的情景。

相比之下，諸葛亮對落葉的稱呼顯得殘酷苦澀，他在《誠子書》中寫：「年與時馳，意與日去，遂成枯落，多不接世，悲守窮廬，將復何及！」這裏的「枯落」成為教育後輩珍惜時光的勸誡。一入秋天，樹葉枯萎，風吹飄落，「枯」與「落」兩個動作詞語組合成為一個有些苦澀的名詞。

落葉既是一道風景，也是教育時時的大自然課堂，不過現在卻難留下來。在不少地方的公園裏，每天都有清潔人員拿着網兜撿拾樹葉，問緣由，有些稱怕引起火災，有些稱擔心堵塞下水道，更多的是公園管理者覺得到處枯枝敗葉「不好看」，畢竟「片葉不留」是許多城市環境衛生的衡量標準。

本來可讓落葉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，或作為景觀，也讓遊客「踩着已經沒有水分的落葉，發出簌簌的響聲」來賞秋，現實卻多是「白茫茫一片真乾淨」。公園管理者有自己的擔心，卻可以加強管理來防範，一些城市開始探索落葉緩掃的政策，不是不掃，也不是全掃，而是根據天氣變化及時調整對落葉景觀的保潔方式，這就要求更細緻用心，實現市政管理與城市景觀的契合。

生涯規劃必須將過程落實，有序地把每一步鋪排及設定，這樣才可具體想像自己的未來人生。因此自小學高年級開始，老師每年都會查詢學生的未來目標，「你未來想做什麼？」

這個問題看似虛無縹緲，但又非常實際，基本上從學校的課堂變化便可看出端倪。幾十年前我讀中學的時期，高中開始便「文理分家」，即是學生要選讀文科或理科，從而邁向自己未來的職業領域。現在香港的教育方向已不再提早「分家」，學生在中三時期便修讀物理、化學等理科課程，同時亦會修讀歷史、經濟，以至初級會計等文科。至到高中時期，學生便因應成績而優先選擇能力所及的科目。我不肯定這樣是否最佳的規劃方式，但至少也是明確的路徑予學生面對未來的生涯。

# 偉大的音樂與生活的魅力

剛過去的十月十號是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畫風奠基人讓·安東·華托誕辰三百四十周年。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其畫作為封面的唱片。飛利浦唱片公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行了一套雙黑膠的《世界上最偉大唱片——第二輯》。兩張唱片共收錄了十五首來自多位偉大作曲家的名曲，包括小約翰·施特勞斯《藍色多瑙河》、弗朗茨·李斯特《愛之夢》、馬斯卡尼《鄉村騎士間奏曲》、柴可夫斯基《胡桃夾子芭蕾舞》、比才《阿萊城姑娘》、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第五號》、斯美塔那《我的祖國——伏爾塔瓦河》等等，而庫特·馬祖爾、多

赫南伊、內維爾·馬里納爵士、洛林·馬澤爾、安塔爾·多拉蒂等多位二十世紀指揮大師更是親自參與演繹。專輯封套選擇了華托名作《生活的魅力》。

此作是華托賴以成名的「雅宴畫」代表作之一。畫作描繪了幾位穿着時髦的青年男女，在室外通透的建築中伴着音樂社交的場景。其主題圍繞着音樂、交談和調情的理想社交場面。畫面正中央踩着矮凳調適魯特琴的男子顯然是畫面的焦點，他身前坐着一位

有兩女陪伴在側的男子，地上坐着兩個孩童，而畫面最左側一襲紅衣打扮的應是侍從。音樂家的身後臥着一隻代表忠誠的狗，最右側的黑奴則守着一個裝滿酒水的銅盆。在背後的遠景處，還隱約有十個人在草坪上交頭接耳，談情說愛。

兩側的廊柱和樹木在畫面構圖中形成左右對稱，最遠處朦朧的建築群更反映出華托對於焦點透視法的熟練應用。整幅作品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傳遞出輕鬆歡愉的氛圍，完美契合標題《生活的魅力》所蘊含的深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專輯封套將這幅油畫分割成兩部分，音樂家和狗作為封面，他面前的人群局部則用於封底。

「碟中畫」《世界上最偉大唱片——第二輯》/《生活的魅力》

汗顏，從新聞推送中得知韓國作家韓江獲得二〇二四諾貝爾文學獎，這才趕忙找來她的代表作《素食者》，一口氣三個小時讀完。過程中，通過閱讀APP的評論發現，非常多讀者都是和我一樣，在得知作者獲諾獎的消息之後，才「後知後覺」來「補課」的。

奧斯卡金像獎、香港電影金像獎等等電影的獎項，在最終結果出爐之前，觀眾大多對被提名的電影、電影人有所了解，媒體也會對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、最佳男女演員等主要獎項作出預測，準確與否不重要，熱鬧已然是足夠熱鬧。但「熱鬧」並不屬於文學獎，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頂級獎項，通常頒獎之前曝光少之又少，頒獎之後的熱度也只能持續很短一段時間。

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？一查之下才發現，根據諾貝爾基金會

的規則，被提名人名單從不向公眾發布，被提名人本身也不會得知自己被提名，提名紀錄有長達五十年的封存期限。五十年啊，足足半個世紀。作為一個讀者，二十歲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，要到七十歲才能知道與當年的諾獎得主「同場競技」的都是哪些作家。細細想來，諾貝爾文學獎的規則設置，與中國古話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」有着穿越時空的呼應，體現了它自身意義的定位：不是每年要在幾位候選人之間分個高下優劣的評比，而是對文學創作者的尊重與褒獎，以及對他們作品的肯定和推薦。

利貞大川集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蕭欣浩古聞港食

逢周三見報

胡一峰知見錄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馮愛枝樸散為器

逢周三見報

輕羽文藝中年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王加藝加之言

逢周二見報

利貞大川集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蕭欣浩古聞港食

逢周三見報

利貞大川集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蕭欣浩古聞港食

逢周三見報

利貞大川集

逢周一、三見報